

宋文鑑

第二函  
十二冊

宋文鑑卷第一百七

說

怪說上

石介

怪說下

石介

唐說

尹源

雜說

劉敞

進說

王安石

太極圖說

周敦頤

雜說送張琥

蘇軾

剛說

蘇軾

雜說

蘇軾

怪說上

石介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爲薄蝕五星爲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

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爲之崩川爲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汙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怪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契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已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

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爲怪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人之怪也乃啟呪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爲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爲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怪說下

石介

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已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

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  
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  
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  
已之道唯聞已之道莫知其它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  
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  
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  
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  
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  
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  
爲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  
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  
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  
纂組剝蝕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  
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

爰十翼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唐說

尹源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旣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

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伐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

雜說

劉敞

善治天下者求之於其身而已矣耳也者所以聽也目也者所以眎也口也者所以言也心也者所以思也手也者所以攬也足也者所以走也凡此數者相待而成相須而生廢之則病缺之則喪然而莫相易也莫相德也分定故也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官萬物如耳目心口手足之不可相易亦不相德濟之如一身而天下

安有不治哉屠羊說者楚之屠羊者也當昭王之時吳兵入郢昭王奔走屠羊說有功焉王定而賞之屠羊說曰不可王始失國吾亦失屠羊今王復國吾亦復屠羊吾職已足矣又何賞乎此其不相德也甚矣所謂分定者非名位有所極人不敢聞之者也清濁中理賢不肖中倫人莫能聞之者也譬若足之不可爲手耳之不可爲目也故天子憂天下諸侯憂其國公卿大夫憂其家所任大者憂亦大所任小者憂亦小非上獨逸而下獨苦也古者以進爲役以退爲休勞力者安勞心者憂此其不以利私也已故上下一體也憂大者慮遠憂小者慮短故有天下者其眎百歲猶旦暮也有一國者其眎一世猶旦暮也有一家者其眎一歲猶旦暮也旦逸樂而暮憂患人情所不爲是故天子有百世之憂諸侯有十世之憂士庶人有終世之憂

進說

王安石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

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

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日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末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

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  
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  
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  
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  
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  
哉易也斯其至矣

雜說送張琥

蘇軾

曷常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  
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  
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五十  
口之家而其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耒耨銍艾相尋  
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

孰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旣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眾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剛說

蘇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

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  
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  
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  
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  
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適守錢塘  
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  
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猶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  
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  
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  
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  
將罪也旣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  
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  
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  
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君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

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  
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  
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  
子勸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雜說

蘇軾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  
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  
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郊超雖爲桓溫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  
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爲斃我死後公若大損  
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指呈之則  
悉與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  
謂忠臣矣當與石碣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  
不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卽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邪卽予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麟士曰非卿履邪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世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立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閒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尙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帝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疎皆以非命而死冀卒滅

族嗚呼悲夫戒哉疏而不漏可不懼乎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閒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不過如孟嘉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爾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爾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心耶

脉之難明古今所病也至虛有盛候太實有羸狀差之豪釐疑似之閒便有死生禍福之異此古今所病也疾不可不謁醫而醫之明脉者蓋天下一二騏驥不時有天下未嘗徒行和扁不世出病者終不徒死亦因其長而護其短耳士大夫多秘所患求脉驗之靈否使索病於冥漠之中辨虛實冷熱於疑似之閒醫不幸而失